

· 總編視角 ·

主持人語：

去年 7 月，敝刊第 3 期刊發了葉祝弟研究員《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一文，在學界引起廣泛的關注。今年第 2 期的“總編視角”專欄即發表了任劍濤教授的《人文學科的“跨學科”自救：學科問題或是人文問題》，充分肯定了葉文對人文學科危機和跨學科研究的分析，並對“跨學科”提出了新見解。本期再刊發王寧教授的《跨學科與人文學科的危機：再論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功能》，值得讀者諸君的期待。

王寧，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作為對葉祝弟及任劍濤文章的再討論，王文讚同跨學科的人文學術研究，並認為，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不能不影響到人文學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研究。跨學科研究作為一種方法或學術範式，應該是全球化時代人文學術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那些今天仍頻繁活躍於我們的學術著作或沙龍的大理論家、大學者，許多都是跨學科的學術大家，他們不僅跨越了學科的界限，同時也跨越了時空的界限，並且通過翻譯的中介，不斷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學者。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確實給我們中國的人文學術跨學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卓有成效地跨越學科的界限，更要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這樣才能使得中國的人文學術與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產生更廣泛的國際影響。王寧教授指出，雖然跨學科未必能挽救人文學科的危機，但至少可以為人文學術研究開闢一個新方向，並有助於人文精神的堅守和重建。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不僅要對中國的問題發言，同時也應對全世界、全人類普遍存在並備受關注的學術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中國人文學者應有的抱負和使命。

劉京希教授是期刊界的資深主編，先後在《文史哲》、《新文科理論與實踐》兩刊從事學術研究與編輯工作，對人文學刊的辦刊實踐體會尤深。不久前在《河北大學學報》主持了一期“數智時代的人文危機與‘新人文’建設”專欄，對“數智時代的人文危機”發表了頗具前瞻性的宏論。本期刊發的《數智時代：學刊編輯人的挑戰還是機遇》，則是展示了在數智文明新時代語境下，學術期刊編輯從業者如何直面“奇點時代”的嚴峻挑戰、走出“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深層思考。

京希兄認為，人工智能正在演變為一種超級知識權力結構，認知不平等與認識不正義正在形成新的種姓制。甚而至於，整個人類正在將自己的命運拱手託付給智能數字技術，走向“生命數字化”的危途。在以人工智能為標誌的數智文明語境之下，對於學刊編輯從業者而言，如下時代性問題恐無由迴避：在數智文明時代，關乎學術期刊編輯從業者的前途與命運乃至整個學術事業走向與前景的未來何在？若是危境，危中是否有機？業者又當如何應對，以化危為機？需要警惕的是，在追趕人工智能匆匆步履的過程之中，萬勿將人所獨具的創造性思維能力自覺不自覺地拱手送與 AI 算法，而淪為人工智能的僕從。業者所當明晰的，是人工智能之於編輯實踐的科技紅利，而非其對刊人自主辦刊理念的“科技捆綁”；業者所當錨定的，是技術理性之於人文情懷的襄助，而非之於人文精神的肆意支配；業者所當踐履的，是“人在思、數在轉、雲在算”的人機互動編輯實踐願景，而非陷於人機糾纏之兩難困境不得自拔！總而言之，在“數智編輯”新時代，學刊編輯工作者及其共同體，無論在“理念域”、“技術域”還是在“實踐域”，均當以主體性自覺看待編輯實踐中之人機互動，以創造性的人文思維規訓人機互動，進而在人機耦合之中，變被動為主動，化挑戰為機遇，從而將所屬期刊辦成各具風格與特色、且不乏人性味道的學術期刊。（劉澤生）